

孔厥 徐敏
袁靜 丁以

集體創作

突

圍



中原出版社印行

突圍

孔 厥 袁 靜
徐 敏 丁 以

集 體 創 作

中 原 出 版 社 印 行

突

圍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徐孔敏
丁袁靜

印行者：中原出版社

經售者：海內外各大書店

定價：港幣一元二角

印期：一九四七年四月

目次

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王震將軍在延安的廣播詞……………（一）

東路突圍……………徐敏

一、一件大陰謀的演進……………（五）

二、被迫向東突圍……………（九）

三、翻過大別山……………（一二）

四、合不攏的包圍圈……………（一八）

五、一支不可抵擋的鐵流……………（二一）

方昇普將軍訪問記……………（二四）

西路突圍……………丁川、孔厥、袁靜

一、出發前後……………（二九）

二、突圍令……………（三三）



| | |
|---------------|------|
| 三、冲出了包围圈..... | (三七) |
| 四、轉戰在豫鄂陝..... | (四一) |
| 「紅軍又來了」 | |
| 神速渡過唐河白河 | |
| 破荊紫關 | |
| 荒山裏 | |
| 大樹上的佈告 | |
| 三天三夜漫川關戰鬥 | |
| 俘虜們 | |
| 打開鎮安城 | |
| 在敵人旁邊宿營 | |
| 撕了褲子擦槍 | |
| 無人區 | |
| 五、最後一關..... | (五〇) |
| 王震將軍訪問記..... | (五三) |

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王震將軍三十五年十月三日在延安的廣播詞——

全國同胞們！

從中原突圍的三五九旅，經過了無數次英勇的血戰，打破了蔣軍劉峙胡宗南等部隊的圍殲，追擊、堵截，現在已勝利地到達延安了！

民國三十三年，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戰場，在進攻敵偽的戰爭中，節節勝利，但是，國民黨的正面戰場——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却在敵偽進攻之下，節節潰退，廣大國土淪陷在敵偽手裏，全國人民把停止敵人進攻，迅速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身上，於是南泥灣每人種有三十畝土地的五九旅，就奉令南下抗日了！

南下抗日征途中，我們沖破了敵偽軍的重重封鎖，消滅了出擊、堵截的大量敵人。我們的作戰雖然是艱苦，但是我們却不斷地受到華北華中各解放區敵佔區人民熱烈的歡迎，慰問、愛戴、援

助，使我們感到忠於中國民族與人民解放的行動，是無上的光榮！我們經歷了萬里的南征，終於打到湖南和廣東日寇投降以後，我們遭受了薛岳、余漢謀等部的「圍剿」，我們因為中共中央避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忍痛告別了湖南和廣東的人民，撤回到中原來，並且和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將軍、河南王樹聲將軍的部隊會合了。

可是，雙十協定簽訂後，背信違約的蔣介石，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中原軍區，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大舉圍攻，我們中原的部隊，在李先念將軍指揮下，給予蔣軍嚴重的打擊。

到了今年一月十日，國共兩黨又發佈了停戰令，並有美國參加執行停戰。想不到蔣介石在美國援助之下對停戰令還是同樣的破壞，甚至在羅山漢口協定以後，蔣介石的進攻，還是一直沒有停止過。

六月下旬，蔣介石更下令全面圍殲中原軍區部隊。在這一時期中，我們清楚地認識了美國反動派援助蔣介石，擴大中國內戰，以及蔣介石出賣領土主權，用美國武器屠殺同胞的罪惡面目。

蔣介石這次圍攻中原軍區，調動了第十八軍，第七十五軍、第七十二軍、第二十六軍、第六十六軍、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七軍、第四十八軍、第十五軍、第十軍，共十個軍，和十幾個保安團，而且在幾十個縣的範圍內，徵調民夫，拆毀祠堂、廟宇和很多民房，砍伐菓木樹，建築了上十萬個碉堡，軍隊改爲美械日械的裝備，聘請曾經參加執行小組的美方代表古來福空軍上校，在漢口訓練空軍。

蔣軍在六月廿六日，開始了大舉進攻！以李先念將軍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爲圍攻合擊點，我軍爲了生存，被迫自衛，在李先念將軍指揮下，經過抗擊後，在六月廿九日、三十日實行堅決英勇的突圍戰，在爲生存自衛的突圍戰中，我軍俘虜了十五軍軍官，繳獲蔣介石給劉峙的手令，知道了蔣介石全面圍殲中原中共部隊的惡毒計劃，是發動全面內戰的內戰，知道蔣介石夢想，在四十八小時內殲滅中原李先念將軍所部六萬餘人，幻想造成所謂「驚人的勝利與奇蹟」，蔣介石這個夢想，由於我軍勝利突圍，完全被粉碎了，在繳獲的文件中發現，蔣介石的軍隊，把所築的碉堡以及改裝美械訓練與作戰計劃都供給了美軍顧問，美國人員明知蔣介石要殲滅我們，可是却假痴假呆的讓他們來殲滅我們。這就是美國的所謂「調處」。我們親眼看到美蔣狼狽爲奸的證據。我們親眼看到蔣介石連自己的軍事秘密都全部告訴美國人，我們氣得冒起火來了。

這次我們突圍勝利，基本的原因就是我軍全體將士，都認清了蔣介石背信棄義賣國殃民的罪惡，認清了美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而激起了我軍高度的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精神。

蔣介石在圍殲失敗之後，又增調了第一軍，第九十軍、第七十六軍、第三十六軍及四川的第十四軍共五個軍，企圖在鄂陝邊將我軍殲滅；但是，蔣介石又失敗了；我們在與九十軍作戰中，繳獲了蔣介石給趙錫田等的命令，命令裏說，要活捉李先念、王震、陳少敏等人，並且要全部殲滅我們的軍隊。如果不能達成任務，則所有將領都要受嚴重懲罰，軍法治罪，蔣介石滿以爲依靠美國帝國

主義供給軍械和物資，以及訓練指揮軍隊等援助，加上他那法西斯的軍令政令，就會打勝仗的，但是結果怎麼樣呢？現在追擊我們的蔣第十軍，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七軍及第一軍，都已經受到懲罰，不過懲罰這些部隊的，不是蔣介石，而是解放區自衛戰爭的常勝軍。我們的劉伯誠將軍和陳賡將軍的部隊把蔣介石嫡系將領趙錫田黃正成等俘虜，部隊消滅了。蔣介石派來追擊和堵擊我們的部隊，被殲滅的、被打傷的、被拖病與開小差的減員也在一半以上。

現在我軍王樹聲部的皮定鈞旅，早已到達蘇皖解放區，三五九旅和五師的一部，也已回到陝甘寧邊區，其餘部隊仍在鄂豫皖川陝廣大地區與廣大人民中生存着。

三五九旅在兩年中間，南下北上，跋涉祖國山河達兩萬二千里，經過八省境地，英勇戰勝了日寇，汪精衛和蔣介石，艱苦地克服嚴寒酷暑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礙。這證明在毛澤東主席與朱德總司令的旗幟下的軍隊，在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在打敗賣國賊反動派的戰爭中經得起嚴重的考驗，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人民的軍隊，永遠是不可戰勝的！

三十五年十月三日

東路突圍

一 一件大陰謀的演進

自從今年元月十三日和平停戰後，中原主力部隊六萬人因國民黨反動派不肯解圍與保證中原部隊轉移安全關係，仍被蔣軍四十餘萬包圍在平漢路東以宣化店爲中心的一塊狹小地帶。這狹小地區包括湖北的禮山、黃安、河南的光山、經扶、羅山、商城各一部份。包圍綫上的蔣軍們到處強拉民伕，不分晝夜的增修碉堡；對北平調處執行部拆毀碉堡工事、恢復交通的命令置若罔聞。到三月初，已經構成一個層層密密的碉堡包圍圈了。同時不斷的分割蠶食陂安南解放區與河南江漢兩軍區。實行糧食封鎖，並在邊緣地帶，抬高價格，引起我中原區糧價的飛漲。三月二十四日據記者在呂王城（屬黃安）的調查，剛四天內，下等白米從二千八百元（法幣）一斗，漲至三千五百元，蔣

記特務到處潛伏，幹着放毒、暗殺、拖槍、煽動戰士開小差的無恥勾當。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這一個星期中，中原鄂東部隊被圍糧絕，靠食野菜度日。

在這危難的日子裡，全黨全軍都表現出崇高的階級氣節，抱着「能苦必勝」的信心。記者曾經在高家山前綫聽到這麼一種對話：

「噯、我們關餉了，過來吧！你們生活太苦了！」對面山頭的蔣軍士兵這樣喊。

「新四軍是人民的隊伍，不要老百姓的血汗錢哪！」我們的哨兵大聲回答，對方不吭氣了。

不論前方後方，每個單位都訂出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動手打柴、開荒、摸魚、掏鳥龜、拾野菜、做鞋子；有的還參加運輸隊做小生意，在苦熬中搏鬥着。另一方面爭取合法轉移。當馬、張、周飛抵漢口時，中原軍區代表李先念將軍和鄭位三同志根據「雙十協定」，向政府提出移兵五河就食的正當要求，雖經馬歇爾將軍同意，不料後來竟爲國民黨政府拒絕。但「餓」並沒有征服了人們，經過自己生產節約和其他解放區的援助，不僅渡過難關，而且改善了生活。

封鎖圍困是軍事陰謀的變相。正如沙窩（河南經扶屬）一位士紳彭××先生說：「……餓不死，就來打！」於是反動派就計劃五月五日以「土匪暴民搶劫暴動」的形態出現，來一個總「圍殲」了！四月二十日前後，駐湖北麻城福田河、兩路口一帶的蔣軍，便放出荒謬的謠言：「新四軍已佔領武漢，故中央軍一定要佔小界嶺」。新十三師三十九團一個指導員更無恥的對老百姓說：「八路

軍捉了國軍一個營長，如果不放就要打小界嶺」。小界嶺是豫鄂兩省的咽喉，爲內戰時期與「保衛大武漢」時的古戰場，軍事必爭之地。到過那裏的人，你會看見滿山白骨，殘缺的碉堡和戰壕。

停戰命令頒佈前，小界嶺已經是我軍的防地。四月廿五日拂曉，濃霧吞沒着山峯。蔣軍新十三師三個團突然進攻小界嶺及陶家山、吳家山、周家河。我軍被迫自衛，但爲了顧全大局，下午乃忍痛退出。軍事觀察家們都認爲小界嶺的槍聲，是蔣軍圍殲中原部隊發動全國性內戰的序幕。

卅日，「七七日報」發表中共中央揭發這件大陰謀的聲明，五月二日在光山白雀園（離小界嶺前綫約七十里）便破獲所謂「土匪暴民搶劫暴動」的把戲了，暴動直接組織者是前國民黨白雀園鄉長韓德立。他是利用聯合國救濟總署賑災款子來收買土匪流氓準備五月五日舉行武裝暴動，以配合外圍主力的進攻。在這嚴重的情況下，三人委員會白魯德將軍、王天鳴將軍（徐永昌代表）、周恩來同志於七日抵達宣化店。中原局勢像一根導火綫偶然碰上潮濕，暫時和緩一下。當天晚上在軍區大禮堂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會，政府代表王天鳴對中原軍民保證也就是告訴全國人民：「政府並沒有進攻中原軍區的意圖，武漢行營也沒有接到是項命令」。聽到這段話的還有中外記者們。

但事實上以後的挑釁進攻，反來得更頻繁，卅二執行小組工作被破壞。過了一個多月零八天，記者到達商城前綫的余集。那時已謠言四起，當地老百姓告訴我：「新十三師說余集不是八路軍的而是他們的防地，要夾余集修公路，我看又要打仗了！」有的嘆口氣，搖搖頭，跑到貼「老百姓

報」那邊看報去了。我回來時邊走邊想：「這又是第二個小界嶺事件的前夜吧？」

廿六日凌晨，我剛起床就聽到低沉的砲聲，後來知道蔣軍已於拂曉從小界嶺進佔我西牛望月山陣地和沙品，下午四時佔領沙窩。一七四師五二二團配合當地武裝向余集進迫，光山經扶兩地蔣軍也在增加，中午會合椿樹店。蔣介石定六月廿六日向中原共軍的總攻擊已經開始了，至七月三日武漢行營參謀長鄧定遠還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對共黨中原軍區李先念所部從無攻擊意圖，亦未奉到攻擊該軍區的命令」。中央社狂叫：「李先念無理的殘酷發動戰爭……陷人民於水火……」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誰發動戰爭，是誰撕毀羅山協定？

二 被迫向東突圍

廿六日的夜裡，沒有月光，連星星也給滿天烏雲遮住了。風颼颼的吹着，稻田沙沙作響，遠處傳來幾聲無力的狗吠。隊伍退出余集，默默地沿着白色的田埂開去。八年來轉戰黃河兩岸的英雄們，曾經從敵偽殘酷統治下開闢太行豫西解放區；反對內戰，保衛和平，都是站在最前綫；現在受着反動派的追逼，又要踏上更艱苦的鬥爭旅程！走了一陣，在莊子前面的廣場上停止了。

隆隆的砲聲不斷的響，前綫上的蔣軍像在故意示威，又好似發現什麼動靜似的，砲彈都是盲目的亂發。

「同志們！從今天早晨起，反動派軍隊已經狠毒的向我們開始圍殲了！蔣介石要把這支抗戰有功的人民隊伍，整個消滅在這狹小的地區！」嘹亮、有力，誰都聽得出是×政委的話，雖然在這咫尺不見面，黑夜裡。「爲了保全這支保衛和平民主的人民武裝，和粉碎反動派的圍殲夢想，上級命令我們退出余集。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就會受到敵人的追擊！大家認爲怎麼辦？……」

「拚出去！決不讓反動派陰謀實現！」戰士們抑不住心頭的怒火像在喊；爲保持夜行軍的紀律，聲音不高；然而每字都像一枚枚粗銳的鐵釘，無情的打進木頭裡去那樣堅決。狂風帶來粗大的

雨點，有力地落在原野上，打着人們的臉孔，瞬間傾盆的大雨來了。隊伍一滑一溜的前進，後面的人看不見前面的，走兩步又要摩他的背包。流螢明滅地在樹林裏草叢中閃爍，給人們帶來一點光明；但，倏然又飛開去了。隊伍穿過樹林，走得特別慢，稍不留神，就會踢到露在地面上的樹根，或是碰上一棵樹身，沿着山路走，又聽到大家咒罵石頭闖腳的聲音。「嚙！嚙！起……」飼養員在喝令，水田裏嘩啦，嘩啦……的響，大概又是牲口摔進去了。

大雨一直下到黎明。已望見白雀園的塔尖，大沙河的水漲了。長在沙灘上的一簇簇紅楊樹，只見青蔥的綠葉露上水面，看不見那結實的樹身。戰士們的背包是重甸甸的，大部份人沒有雨具，有的用毛巾裹頭。衣服濕透後，覺得身體比昨天瘦小；臉孔給雨水淋了一夜，也有點蒼白了。但精神還是那樣旺盛，很快就渡過水深及腰的大沙河。此時，蔣軍已進佔余集，開始追擊。午後侵入白雀園，將我們擠在附近的山地上，和後衛發生遭遇戰。同時得到情報，光山經扶的蔣軍又佔領我後路重鎮潑陂河，一旅已經和主力失去聯絡，處在蔣軍的四面包圍中。

一切爲了生存，祇有突圍了！二十八日上午二時，外面還下着滴淅細雨，隊伍進入大別山脈約走上五里路，前面是一座很陡的泥山，山脚下是水汪汪的稻田。前天下了整夜大雨，山洪沿着小路傾瀉下來，將田埂沖斷。這一丈多寬的地方，變成一個沒膝的大泥潭，周圍沒有可攀援的東西，很容易跌倒。有的用木棒子支持或是手拉手的過，不少人底鞋子給它吞沒，光腳板剛踏上泥山，忽然

脚下一溜又跌回潭裡去。經過幾多掙扎，才滿身泥污的站起來，再抓着蓬草小樹之類，慢慢的爬上去。隊伍祇過一半，天空漸漸發白；走了大半天，下午三時左右，已神速的繞過小界嶺，到達第一綫圍殲部隊的背後來了。二十九日中午，我們從福田河與黃土崗之間越過潢（川）麻（城）公路，附近是一片開濶平原，隊伍像一陣風的過去。後來蔣軍新十三師有一個營兵力趕來『堵擊』，從公路南邊的山頭上向我警戒部隊衝鋒，結果我沒有損失的撤退，蔣軍反無謂犧牲十餘人。

三 過大別山

在大別山行軍，總是舉頭見山；有時從巨大的石巖底下通過，更感到天空的狹小。出了許多力氣才翻上一個山頂，透口氣，以為快到平原；但張眼望去，又是無際的暗藍色山脈在起伏着。有人心焦的說：『什麼時候才能出山？』『早得很哩，你看那些山……』別人指着前面這樣回答，以後就很少聽到有人提起。河南籍的戰士們用土腔順口唱着：『翻過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斷啊！過了一槽又一槽，槽槽相連啊！』聲調激昂悲壯。沿途村落很少，住上五十戶人家的莊子，甚是稀罕。大概是山太陡的緣故罷。因此，到了夜裏，隊伍要露天宿營：祇要發現稍為寬曠的地面，就成排的躺下去。露水洒在衣服上，給全身帶來寒冷；睡不着的悄悄地爬起來，燒燃一小堆稻草，三五個圍攏着取暖、烤衣服。熊熊的火光，映在那些棕黑色的堅毅臉龐上，發出微紅，像從洪爐裏鍊出來的鐵英雄一樣。

瀑布沖激下來，積成許多大小的潭；較平坦的地方，都種滿稻子。瀑布和稻田的水溢流在路上，滑漆漆的特別難走。六月的太陽，火樣晒着頭頂，兩隻脚却泡在冰涼的水裏，把隊伍整天的煎熬着。鞋子從沒乾燥過，容易脫線、擦壞。特務連的戰士告訴我：『在白雀園做的一雙鞋子，結果

穿上三天通破了。」山高，路滑，蔣軍又在「追擊」，「堵擊」，大家須澈底輕裝。每人只帶一身衣服，一張被單。但起碼要準備兩雙鞋子。其餘不常用的東西，完全丟掉。（當然有少數多帶的，後來都邊走邊丟了。）旅部有位宣傳幹事，忍痛地將心愛的歌譜摔掉，走了很遠，才記起裏面夾有牙膏和牙刷。

七月一日的上午，我們進入河南商城境。這是人民劊子手顧敬之（國民黨商城縣長）管轄的地方了。人們的意識裏，都認為今天定會遇上「堵擊」，同時也有堅強的信心來迎接它！

「老吳，今天摩到顧敬之的屁股來了！」一個高大的機槍手裂開那兩片厚嘴唇，對他的伙伴說。

「對啦！……」老吳還未說完，別人都附和着：「摩到顧敬之的老屁股來了！」接着是一陣輕鬆的笑聲。

「聽說他有張大魚塘，每條魚都有百來斤重，用鐵鍊子鎖着……」又一個說。

「這魚塘原來是老百姓的一個大坤，不花半個錢就搶去的！」有人這樣補充。戰士們對這個屠夫特別感上興趣，因為在前綫（一旅係担任商城經扶線的警戒）時，老鄉會偷偷的向他們訴說過。

隊伍不覺到了瓦錫品。這裏是片小平原，有好幾處村落，前面有河，四週環繞着高山，從此翻過大別山底高峯。可以進入安徽立煌境，是鄂豫皖邊陲的天險要道。

牲口的鞍子剛卸，大家才放下背包休息，炊事員們正在忙着洗鍋、挑水……準備弄午飯。北

邊山頭，霎然響起緊密的步槍聲，一陣快放的機槍又夾雜擲彈筒的爆炸。砲彈落在河裏，濺起白色的水花，蔣軍開始向我們「堵擊」了！在山上担任警戒的是旅部偵通連。

情況：七十二軍三十四旅一〇〇團已佔領瓦錫品後面大道南邊的高山，立煌縣保安團一部佔領西邊高地（根據旅參謀處材料——記者註）。敵人企圖：切斷鄂豫皖大道將一旅殲滅在瓦錫品。各團雖然沒有接到任務，但一團戰士們已憤憤的說：「打出去！」有的在檢查槍膛，彈藥，很多像什麼都準備好似的，屹然站着：在等候任務。他們忘記了飢餓和腳板給砂子擦爛的痛楚。首長宣佈：一團担任掩護全旅前進，隊伍開始跑步佔領東南邊和蔣軍相對面的高山，病號全跟上，誰都不掉隊。激戰展開了，敵人以機槍、迫擊砲密集的向我們射擊，又是一次兩次的衝鋒，都為暴雨般的手榴彈打退下去。

西邊高地的保安團，沒有經過戰鬥就為三團一個連驅逐。隊伍就開始翻山，上去便是大別山的主峯。前頭爬得很慢，走幾步又忽然停止，還沒有通過瓦錫品的隊伍，給敵人的砲兵發現目標了。「噠——碰！」一枚砲彈飛過我們的頭頂，跌在離身旁有二十來米突的隔河岸上。砲彈還是不斷的飛過來，三團的通訊參謀陳生章同志不幸犧牲了！管理主任胡玉勝和通訊員孫明兩同志也負了傷。隊伍很快的有秩序的拉長距離、散開，只要砲聲稍停，又繼續前進。

開頭翻的路，滿是粗砂子，沒有石級，稍不留神，就有向後傾倒的危險。

「砰，——砰！」

「噏……碰！槍砲聲陣疏陣密。後頭的命令傳上來：『向前傳，前頭隊伍跑步！』隊伍像條長蛇樣慢慢的爬。

「向前傳，快跑！」命令很快的傳過去，東南邊的砲聲響得更激烈。隊伍還是慢慢的爬。路上堆着嶙峋的怪石，兩旁長滿蓬草，右邊便是深度莫測的懸崖。有一段約半里的路，蓬草高及腰部，不易看出以前有人走過的，似乎現在才給人馬踏出來的那樣。白雲從頭頂飛奔過去，山頂給雲層吞沒，很難看出山有多高，要翻上一重，才能依稀看見另一重。因此有人埋怨：「爲啥前頭走不動？」「敵人追過來，老子就要和他拚個死活！」

「蔣介石，我尙你的娘啊！……」一個病號翻上一個石級，用棒子支持身體，在喘氣的罵，又繼續頑強的爬上去。

沒休息的行軍，人們將日期也弄糊塗了。不曉得是誰在說今天是七月一號，大家猛然想起「七·一」是中國人民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紀念日，不覺興奮而有信心的叫起來：「打退反動派，紀念「七·一」！」「翻過大別山，紀念「七·一」！」

一匹棕色的驃馬，跌倒在滿是亂石的路邊，四蹄朝天，彎着頭，像在拚命掙扎，飼養員在用力拉那韁繩，喝着：「噏！起！」太陽躲進深灰色的雲層裡去，天色轉陰，隆隆的雷聲，容易誤會爲

砲響。狂風帶來滂沱的大雨。怕露目標，大家都不張傘，從頭到腳是濕淋淋的。站在路旁山包上担任警戒的英雄們，像山嶽屹立着，向白茫茫的遠處瞭望。

大雨頓然使槍砲聲沉寂。但狡詐的敵人却乘這烟雨迷離的刹那，撲近我警戒線來了！哨兵的槍剛響過，路上一個步兵班像狂風樣奔上山去，突然和一隊穿着白衣服的敵人手槍險碰面，他們張惶失措。四班最年青的戰士劉善林，勇敢而機警的搶上前頭，喊聲：「殺……！」手榴彈已飛擲過去，大家跟住一個衝鋒，敵人踉踉跄跄的滾下去。

雨後的雲靜靜籠罩着山峯，有的在懸崖半腰徘徊。樹林漏出破碎的斜陽，從山與山之間的空隙望去，前頭的隊伍還在雲霧裏蠕動。挑夫李文法趕上來了，右腳一隻鞋子已經丟掉，另一隻也裂開口。他經常挑四十斤油鹽不掉隊，曾對人說：保證隊伍不缺油鹽！

「老翟，你翻過這樣高的山沒有？」他換一下肩，透透氣這樣說。

「咱從參加八路軍，到過太行，翻過伏牛，都沒這高。」長着一把黑鬍子的老翟搖搖頭又說：「這回可開開眼界了！」聽說他今年五十三歲，是二團四連炊事班的副班長，時常擔心隊伍吃不飽！「餓肚子怎能翻山？打仗？」到達休息地方，隊伍還未來齊就開始弄飯，不睡懶覺，別人還呼呼的睡着，他已把飯煮好，從不會說疲勞，發過牢騷。

夜來了，槍砲聲漸漸沉寂。祇聽到嘩嘩的瀑布聲和蟲兒唧唧的叫。走上一段平路，這才到山

頂。下山的路，兩旁長着很密的樹林，牲口走得慢，拐個彎就看不見人。從圓形的巨石上面走過，又踏下崎嶇的小石級，要蹲着慢慢的摸下去。快到山腳的時候，是一段很陡的沙子路，只要坐在地，就可以溜下去。又走了兩里多路的泥濘小道，才真正到達山麓。回頭望去，山峯完全吞沒在雲霧裡，人馬從上面奔騰下來，像一支從天而降的隊伍。我們的後衛，英勇的粉碎蔣軍的「堵擊」，一氣翻過一千九百多公尺的王家山（係大別山主峯之一）到宿營地已經夜半。

次天清晨，又接着翻那上下各二十里路的大牛山，山陡，天氣炎熱，大家爭飲飛瀑，以後有很多人患染痢疾、瘧疾。至山麓時，已是下午四時光景，這便是安徽立煌境了。

四 合不攏的包圍圈

渡過了磨子潭，我們得到情報：蔣介石已在着手調集三個正規師和十個保安團，在六（安）合（肥）之間的平原上，重新佈置一個包圍圈，企圖將我們整個殲滅。旅首長號召全體指戰員，要發揮人民軍隊的頑強鬥爭傳統，以三晝夜的急行軍（結果後來走了五晝夜），越過合葉公路和淮南鐵路。在這短短幾天內，蔣軍的兵力集中、佈署和工事構築，是沒有完成可能的。指戰員們，回憶翻過大別山的經驗，有信心的說：山裏一天能走六十里，平原要走一百二十里！

沿途都是些小山包，逐漸走上平坦的道路，小宣傳員唱着：「快到平原了，哪呀嘍伊嘍……」。走不到兩里路，又要渡過一道小河，砂子跟着水滲進布鞋裏去，把已給雨水浸軟的腳皮擦破。脫除鞋子來看，腳趾，腳邊緣，一塊塊的露出鮮紅的肉，十個有九個都是這樣的。很多人將布鞋挖開個窟窿，使傷口減少摩擦；但塵土飛黏在上面，結起很厚的蓋，走時痛得更加難受！中午匆忙的吃過一頓稀飯，跑到午夜，實在餓了。白茫茫的夜霧，使你看不見人家。水點「滴滴打打」的落在斗篷上。大家爭取原地休息的時間，躺在濕淋淋的草地上，有的披上白色的單子在打盹。但前頭一有移動，就站起來，拚命跟上。村莊稀少，糧食缺乏，不曉得說了多少好話，老鄉們才提來兩

個南瓜。有些連隊却餓着肚子，靜靜的躺在老鄉門前廣場上，因為他們不願違犯群眾紀律。黎明就出發，由於毛坦廠住有蔣軍三百多人，行軍的方向又從朝北改為向東。七月十三日的午夜，月光如銀，這支鐵流從大別山脈傾瀉下來，向皖中平原奔騰過去……。

人馬奔馳在六合的平原上，高粱不絕的向我們點頭，天空却傳來軋軋的機聲。全旅分爲三路，通過合葉公路，向官亭高劉集前進，擊退保安團和土頑固的阻攔。快到官亭的大路上，有很多還未挖竣的戰壕，新鮮的黃土，堆積在旁邊。記者在官亭街上遇到一個剛從合肥回來的商人，他說：『合肥城裡的廣西軍都拖到六安去了，留下的只有些省保安團』。另一個賣饅饅的老板說：『這一拐拐的隊伍，打起仗來，渾身是勁，真是從未見過！』

『排長，你該休息一下罷？』坐在草地休息的戰士這樣說。

『毛澤東的旗幟在那裏，我就跟到那裏，死掉就算！』熊其新的語氣是那樣肯定，一拐一拐的又走過去了。戰士們立即爬起來，咬住牙關，跟在後面走。他是三團八連的排長，兩隻腳板爛得好似蜂巢樣，用灰布裹住，總是站在全排的先頭。休息時，不是幫戰士弄飯便是找伙子。二團第二營營長吳占魁扛起機槍來了。聽說是射手染痢疾。大家痛恨休息，前頭走不動，就會捱後頭的罵，腳板走麻痺了，沒有覺得痛楚，無數發紅的眼睛，無數瘋狂的步伐……。

十六日晌午，我們繞過吳山廟，蔣軍躲在西南兩邊的碉堡裏射擊。繼走一夜，遠遠望見淮南路

的電線桿。渡過兩條護路溝，跨上鐵路（實在是公路，鐵軌拆掉了），那圓形的碉堡，寂寞無人，隊伍已經過完，抵達下塘集，（離鐵路約十里左右），桂頑一三八師一個團才分路趕來追擊。六合平原上的包圍圈，就這樣給我們突破。不，那是個還未合攏的包圍圈。

五 一支不可抵擋的鐵流

薄暮，噹噹拍拍的槍聲又響起來了，隊伍集合在一個大草坪上，司令員（註：指旅長皮定鈞，因為他過去是豫西第一支隊司令員，戰士們都是這樣稱呼他）拿着望遠鏡在發現敵人。「咄！大別山，磨子潭都過了，這算麼屁！」戰士們有信心的說。皖東的大嫂子們用那石柱樣的天足，敏捷地牽着背騎病號的驢子趕來，驢子「嘎！呀！」的叫。指導員激昂的在對戰士們講話，做着各種不同的手勢。

「同志們，津浦路算是最後一關了！我們要咬緊牙關，突破這一關！……」

「……已經到了蘇皖邊區的大門，反動派還在夢想阻擊我們，但任何困難，不能動搖我們的決心！」

「……生死存亡的決鬥，就在今天晚上！……」

過津浦鐵路，是我們行軍作戰中最艱難與緊張的場面，因為它是蔣軍對蘇皖邊區的封鎖線，據說鐵路上駐有一個軍。同時我們越過淮南路後，敵人已經明白我們行軍的企圖；蔣機整日在頭頂盤旋，他們對津浦路的警戒一定很嚴密。廿三天來，部隊不斷的與敵人、天險、疾病、及飢餓搏鬥

着；尤其是七晝夜的急行軍，滅員的現象，也相當嚴重。但是爲着完成黨給我們的任務，與華中新四軍會師，突破津浦鐵路是我們的決心。十九日的夜裡，我們咬着牙關，擊退反動派的地方武裝和孫良誠部當時對我的阻擊，向東出發。三天會勝利的到達冀皖邊區了。那裏有親密的臉容，友愛的慰問，……」心裏默默的想，默默的笑了。

司令員總是腦後掛着一頂白草帽，走在隊伍的前頭，只靠着那本翻得破爛的補珍地圖與指南，在响導的帶引下前進，走了一大陣，前衛又拐回來，沒有熟識路線的响導，將路走錯了。本來是準備上午二時跨過鐵路的，這樣到了四時左右，還沒有見到鐵路的踪影。皎潔的月亮，普照着石門山，那些修築在高地上的機槍陣地，已映入我們的眼簾，鐵路該不遠了。

「前面便是鐵路，只有半里。」莊子裏的老鄉說。

渡過一條緩流的沙河，又從泥濘的護路溝踏出來，轉一個彎，就突然跨上鐵路。旅直機關過完後，暗藍的天空映出一條條的紅霞，碉堡裏響起清脆的槍聲。從此石門山上便展開激戰。三團四連馬上佔領鐵路東邊的高地。

「嗚——嗚，嗚！」裝着鐵甲的火車開過來了，車頭那兩挺輕機噐的響，配合碉堡裡的敵人向鐵路兩邊掃射。車箱裏靜靜的坐着那些戴寬邊的美國陸軍帽子的黃臉孔士兵，這就是一三八師五團。八班長帶着兩個戰士像餓虎撲面飛跑到火車的旁邊，成串的手榴彈，霹靂地轟進車箱

裏，一個躺在機槍旁邊打盹的射手，也抖起精神，將板機一扣，叫出一陣清脆的聲音，敵人不絕的嚷叫着。兵力還沒有散開，它突然受到這嚴重的打擊，就迅速的後退三百多米突，「嗚——」一聲：像一匹負傷的野獸，衝到車站那頭，靜靜的停着，那時一團還沒有過來，四連怕打傷自己人，暫時停止對火車的射擊，一團便乘機跨過鐵路。碉堡裡的敵人砲火，在專對着我們，隊伍就在這死亡的空隙中前進，子彈「絲！絲！」的掠過我們頭頂。

「朝着太陽走」！參謀長發出這樣命令，很快傳達過去了，密集的機槍和沉重的迫擊砲，響得更稠密。駐在明光管店兩地的蔣軍分五路從右側插過來，嘉山蔣軍也在向我們的右翼移動，構成一個鉗形的攻勢，依地形說，石門山就是起伏的高地，每個山包上下約有兩里地。管店明光的蔣軍就一連佔領沿途五個山包，早在那裏埋伏着。隊伍才爬上山頂，一陣機槍響過後，就有上連的兵力，向我們衝鋒，「同志們，那大山的後面便是蘇皖邊區了，生死就在這一陣，拚啊！」指導員又在動員。戰士們肩膀一側，背包跌在草地上，刺刀在朝陽裏射出奪目的光芒，「拚啊！殺！」經不起半個衝鋒，英勇的喊聲伴送着敵人滾下去。這樣一連突過三個山頭，敵人就不敢向我們衝鋒了，只佔領着山包遠遠向我們射擊。團長親自帶一個連插到嘉山那邊去，嚇得蔣軍不敢出來。讓反動派回去哭泣吧！兩千多里的追擊，該宣告破產了，我們擎着毛澤東的勝利旗幟，向蘇皖邊區前進。

方昇普將軍訪問記

十九日正午，我們懷着比七月的陽光更熱的感情去訪問剛從中原突圍前來蘇皖邊區的方副旅長昇普同志。他是和旅長皮定鈞同志一同率領數千健兒從大別山突破蔣軍重重封鎖，穿過合葉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鐵路、徒步長征千餘里而到達蘇皖邊區的。

雖然經過匝月戰鬥行軍，但方旅長精神飽滿，堅實的皮膚，顯得十分健康。當他了解我們來意後，有力的手親切地和我們緊握着，把我們引進他的房間，請我們在臨窗前的一張四方桌邊坐下，他順手在桌上翻出一本破爛的袖珍地圖，就開始侃侃而談了。

「中原部隊在突圍前，都在大別山上，駐防範圍，東西長約二百里，南北五六十里。四面八方均被嚴密封鎖。圍攻我們的蔣軍共有四十多萬，統一由劉峙指揮。反動派估計我們主力一定會向東突圍，因此就在大別山以東佈置三道對我包圍防綫；第一道是堡壘線，其哨兵與我哨兵隔山相望；第二道爲潢川、固始、立煌一線；第三道是淮南路與合葉公路。蔣軍主力向東北方向壓迫，企圖迫使我們主力退出山地，在潢固間一鼓殲滅；至遲，也要在合肥以西的皖中平原將我軍完全消滅。反動派打好了如意算盤，遂於六月二十六日開始總攻。可是，我們識破了反動派的陰謀毒計，我中原部隊

主力乃於廿七日出敵不意，毅然決然向西突圍。我們這一旅受命在商城、光山以南，任務是誘惑牽制蔣軍，掩護我主力突圍。同日，我旅亦遭蔣軍猛烈攻擊，經激戰後，突破蔣軍第一道防線，繼在麻城附近和堵擊的蔣軍打起來。接着，邊打邊走，斷斷續續從未休止。越過鄂皖邊界松子關高山天險之後，經吳家店、漫水河東進，在大化坪我們打垮了皖保安獨四團的包圍，渡過深及頭頸的磨子潭；敵人子彈雖在河面上飛舞，但亦無法阻止我們的勝利行軍。後由舒城、霍山之間的毛坦廠、思古潭向北，七月十日，於官亭穿過合（合肥）葉（葉家集）公路，到了淮南公路，在下塘集，又遭桂頑一三八師一部堵擊；在定遠之朱家灣、沙澗等地打垮偽軍孫良誠部的堵擊。七月廿日拂曉，衝過津浦路，在嘉山車站附近和截擊的桂軍一三八師作戰，這一仗規模最大，也最激烈，敵人用裝甲車掩護，火車不斷增援，我們一面作戰，一面掩護後衛部隊，至日出時，全部安然過路；特別英勇的一幕，是我們的戰士奮不顧身攀登開動中的裝甲火車（方副旅長講到這裏，微笑不已），把手榴彈像暴風疾雨投擲在車箱裏面，車裡的頑軍嚎叫不已，他們的傷亡，雖無法統計，但估計能够生還的，並不很多。」

這一支部隊是怎樣指揮的呢？方副旅長說：「我們爲了輕裝作戰和行軍，我們什麼都沒有帶，連一張軍用地圖都沒有。我們只靠兩件東西確定突圍路線；便是這唯一的一本袖珍地圖，和一個指南針。爲了掌握方向，指揮戰鬥，二十幾晝夜，我與皮旅長都是走在全部隊的最前頭，我們沒走過

「一次錯路。」

除了戰鬥之外，疾病、饑餓也追擊着這一支鐵軍。方副旅長說：「一路上，天氣熱，雨水多，部隊爛腳、害瘡疾的不少，但革命的意志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牲口也走壞了，三十幾個女同志中有兩個在路上生了小孩子，拖着產後的身體跟着走，白天走，晚上走，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中只能爭取夜半一兩個鐘頭休息。只要一有敵情，槍聲一響，便個個精神百倍振奮起來，敵人就在四面八方，隨時都準備打仗，戰士們說：「一打仗，渾身都是勁，瞌睡就不來了。」

「我們經過不少高山、密林、河道，從松子關到大化坪，生活最苦，山大村小，糧食缺少，有幾天，一天只能吃一頓，有時前衛能吃到一頓，後衛就沒得吃。有時只能向老百姓買點瓜和玉包米來生吃。有時什麼都沒有，只喝冷水充飢……總之，困苦是說不盡的，即使是一夜的安眠，一頓飽飯，都是大家最大的幸福。但是，我們沒有向困苦低頭，我們征服了一切艱難，也正如打垮沿途攻擊我們的反動派一樣。」

方副旅長興奮地說：「一路上打仗，蔣軍都是一觸即垮，戰鬥力低弱。我軍共傷亡三十餘人，而蔣軍傷亡至少三十倍於我。我軍雖有幾百人是在黑夜中或在戰鬥中，以及通過高山大水時而失去聯絡。但相信他們將會很快地找到自己的部隊，堅持大別山的游擊。」

「我們這一旅已經完成了黨給我們的任務，現在我鄂東獨立旅張體學部及我旅之游擊部隊，仍

在大別山立煌、英山、岳西、潛山、太湖等地爲和平民主而堅持鬥爭。向西突圍部隊，正沿十餘年前紅軍長征的道路勝利的前進。我們要告訴敵人：共產黨部隊是包圍不了的，消滅不了的，他會創造歷史，創造奇蹟！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方副旅長有力的聲音到這裏戛然停止了，兩個鐘頭的談話，一段偉大的史蹟，刻上了記者的心頭。我在默默中，向數千個戰鬥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原突圍記

西路突圍

一 出發前後

同志們傳着一個消息：河口（黃陂縣屬）方面的國民黨軍，以一個營的兵力來偷襲我們，反被我們一個安排好的伏擊把他全部消滅，差不多全營被俘。

我們談論着，也許這就是他們大規模圍殲的開始了。我們總是不會吃虧的，想來就會馬上行動起來。差不多每個同志都脹紅了臉，捏緊拳頭喊着：「他媽的，打啊！打破他的包圍圈，我們再不喝稀飯、吃野菜了！」

司令部也下了命令，要我們作夜間緊急集合準備，笨重而重要的東西找老百姓埋藏起來，不重要的東西盡量清掉送給老百姓。帶不走的文件書籍把它燒掉。每人所有的東西最多不得超過八斤。

動起來了，全邊區像一個人一樣動起來了。

×旅×團連天連晚向北開，×旅×團又往南開，都從我們門前走過。我們站在路旁招呼他們：「同志們！你們辛苦了！」他們認得我們是文工團的，於是都叫着「毋秧歌呀！」「一朵紅花！」有的就唱起「毛主席，好比那高山明燈……」的歌來。

我們文工團也停止排戲秧歌了，大家都忙着整理行裝，打草鞋，有的抱起衣服，毯子到處問：「老闆——你有布鞋麼！我拿衣服毯子跟你換。」隊長，指導員也忙着拿起秤桿去稱每個同志的背包，勸身體弱的同志還要輕裝。

老百姓的消息最靈通，他們曉得河口方面已經打起來了，又看見我們的緊張情形，着慌了，都跑來問：「同志們！你們要走了嗎？你們走光了，我們麼樣辦啊？」我滿住他們說：「我們現在只是準備，不一定走，即是走也不遠，你們不要害怕，我們的兵多得很。」

晚上，隣近幾家老百姓都在我住的屋子裡圍起來，隔壁陳大嫂還帶來了一壺茶。那個會唱歌的孫老大，也不要我唱歌了，開腔就問：「唉！你們河口那邊不是打勝仗了嗎？爲麼事還要走呢？」我就直捷了當的回答他：「我們只有六萬人，他們三十萬人把我們包圍起來了，如果我們不打出去，我們就要被他們消滅。」張老闆接着說：「哼！消滅不了的。紅軍時代我們這裏才萬把人，還是拿的大刀茅子，他們都沒有消滅得了，現在更不行了。」陳大嫂帶哭似的說：「你們走了，他們來，

說我們是新四軍是匪，幾個月的好款要補繳，還要收什麼款項費，馬料費，剿匪捐，制服費……拉壯丁，派伕子，修碉堡，叫我們怎樣活得了啊！你們走了，我們也要跑的。」

二十七日，剛吃過午飯，隊長突然緊急集合，我們都以為就要馬上出發了，忙得一塌糊塗。這次集合却也相當不容易，半點鐘還沒有搞好，音樂組長一個人背了一個大提琴，一個小提琴，還有兩個低胡和他自己的背包，東西堆滿了他一身，人都看不見了。有的同志懷裡夾着些書籍和雜誌，有的拿着釘好的近一月的「七七日報」，還沒有決定究竟是丟掉，還是帶着走。

走出住的屋子時，我們向老闆說：「走了，張老闆，這一個月來叨鬧了你們。」他笑着回答：「麼樣話呢？我們要得這麼好，你們就要走了，我看你們走不到好遠的，以後常時轉到這邊來玩呀！」我邊走邊說：「不，恐怕要走得很遠的。」

集合好了，隊長帶我們到河邊停下來，笑着說：「這只是一次試驗，可是，成績得差，半點鐘還沒有搞好。」大家都互相望着笑了起來。剛好通訊員這時送信來了，打開一看，才是真要我們準備午後八時出發的命令，大家都笑着說：「這才是弄假成真！」接着隊長按體力的強弱編好隊，選出身體頂好的來照顧女同志和身體較弱的男同志，並宣佈在行軍中應注意的事項：鞋子要多準備，路上不要喝冷水，注意群眾紀律……等，特別強調彼此的互助精神。然後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休息，等着晚上出發。於是，大家又重新整理各人的行裝，沒有乾糧袋的趕緊縫……以及還門板，打

掃屋子，賠償損壞了的老百姓的東西，和老百姓話別，又是一陣忙碌。

吃完晚飯，休息了一會就集合了。各人都背好了背包，整整齊齊，很快就來了。大家特別興奮，磨拳擦掌，準備出一出幾個月來的悶氣。

我又和老闆告別：「走了！這次真的走了！」他不作聲，只點點頭默默的望着我走了出去。

老闆們，大嫂子們和小朋友們送我們到河邊，看着我們過了河，才慢慢回去。我們已上岸很遠了，還聽到後面在喊：「你們麼時回來啊？」

到總集合場，天已黑了，只覺得到處都是人，却看不清楚是那些單位，我們大概是來得最晚的。不久×部長就開始講話。他只大概宣佈了臨時的組織情形就出發了。

天很黑，路又滑，我們手拉手爬過許多高坡和低坎，一到平路或休息時，大家就低聲的哼起歌來。一有同志跌了跤，大家就哄然大笑說：「精彩表演！」「歡迎再來一個！」

天快要亮了，離我們宿營的地方還有二十里，沒有人感到疲倦，我們在淡淡的陽光中繼續前進，涼風吹在我們的臉上，格外覺得輕鬆而爽快。

大概十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宿營地，除了少數同志幫助廚房煮飯外，大家都在樹蔭下躺着休息。午後三點鐘，我們又出發了，天黑才到宿營地，女同志和少數身體弱的男同志在老百姓屋裡睡，我們都在打谷場上露宿。

二 突圍令

一個很好的晴天，大清早，隊伍從各方面流來，在一個樹林裡的大塊空地上集合。我很奇怪，爲什麼一下子就有這麼多人來了，沒有武裝部隊，都是各機關的大小幹部。李師長，王副司令，陳大姐都在部隊出現了，在嘈雜的人聲中，李師長爬上了一塊高地，他旁邊一位同志不住大聲的喊：「大家不要說話了，聽李師長講話。」

倏一聲春雷，震聾耳聾的掌聲響起來，延持了兩分鐘之久才像潮水一樣慢慢退去。

李師長沒有往常的笑，但却比往常嚴穆的時候更嚴穆，堅定的時候更堅定。他開始講話了：「同志們！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他接着說：「從一月停戰以後，反動派就調了三十萬大軍把我們包圍起來，把人民的血汗築了三千多座碉堡，封鎖着我們，斷絕了邊區與外面的交通，我們不但不能到外面購糧食，就是其他邊區對我們援助的糧食，無法運進來，幾個月來的艱苦生活是各位親身所體驗到的。在交界線上，反動派隨時向我們進攻，殺害我們地方工作人員不計其數，扣押我們許多負責的人員，強迫他們當兵。我們爲了全國的和平，曾經提出移兵就食五河或撤銷對邊區的封鎖意見，每一次的談判反動派都多方阻難，沒有結果。我們不止一次的指出，反動派的企圖，是要

使我們在封鎖圍困中糧食恐慌，與民爭食，老百姓與我們對立的時候，才一舉而殲滅我們。同志們！他的夢是做得好啊！可是看一看我們現在怎麼樣？同志們在生產節約的號召下艱苦鬥渡過了這個難關，我們更團結了，老百姓現在都捨不得我們離開，我們勝利了！但是，反動派知道圍困不跨我們，所以他們馬上就要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圍殲了。同志們！我們怎麼辦？」

「打啊！」一個巨大的喉嚨吼了出來，回聲在山谷裏嗡嗡的許久不絕，樹葉紛紛飄落。

「對的！同志們！打啊！爲了自衛，爲了生存，我們只有打啊！打破反動派的封鎖，打破反動派的圍殲陰謀！」他越喊越高，我們的心都震得發抖。

樹林的那邊應聲而起呼起口號來：「打破反動派的封鎖！」「打破反動派的圍殲陰謀！」接着到處都吼了起來，聲音混成了一片，沒有人哭，但好些人却流了眼淚。他又一句句堅定的說下去：「同志們！我們不願打內戰的。但是，反動派既然要撕毀了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既然在山東首先掀起了全面內戰，我們也就絕不畏縮，不怕他有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不怕他有美國的裝備。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就是在打當中長大起來的，我們也將在打當中更強大起來！爲了和平、民主、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我們不惜任何犧牲，奮鬥到底！」

「同志們！這些大道理平常我們大家都懂得很多，不多談了。今天晚上我們就要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綫，以後的行軍或是三天五天，或是一星期，以至更長更長的時間。現在我正式宣

佈：首先輕裝必須澈底，除了留一毯子外，其餘東西一概丟掉！多餘的牲口，一律不准帶！我們的行動只有前進沒有退後，前面的人躺下了，把他屍首掀開繼續前進！路上如看見私人請伕子，不管大小幹部一律槍斃！阻礙交通的馬匹，各單位首長可以立刻槍斃！誰掉隊，而讓他後面的部隊脫離大隊者，槍斃！晚上行軍時，有高聲者，立刻槍斃！過渡時，依次序上船，如有爭先恐後，擾亂秩序者槍斃！到老百姓屋裡亂拿東西者槍斃！買東西不給錢者，槍斃！打罵老百姓者，槍斃！不聽命令者，槍斃！同志們！大家必須嚴格遵守，各單位首長必須澈底執行，現在不是講民主討論的時候，現在只有命令。同志們！大家也不要害怕，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一陣更熱烈的掌聲，絕而復起，延持到三四分鐘之久。

掌聲未絕，王震司令舉起手呼口號了，「打破反動派的圍殲陰謀！」「誓死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奮鬥到底！」大家也舉起手高呼，有的興奮的跳起來，流下眼淚，詩人們馬上坐在地上，抓住奔流的情感寫起詩來。接着王震司令，又大聲喊叫了：「同志們！你們要注意！反動派軍隊穿的黃軍服，戴的是美國式的大盤盤的亡國奴帽子，不要認錯！同志們！今天晚上我們過封鎖線，是要把敵人的據點澈底摧毀以後，我們才過去，這是有把握的！」他笑着說：「不要害怕，敵人晚上射擊平均三千發子彈方打中一個人，而且還要在兩百呎以內，你們儘管挺起胸膛走，打不到你們的。」他滑稽地做出挺胸向前走的樣子來，大家哄然大笑了，這時才覺得我們原來是會笑的。

購置的書信又多了，每個同志都在解背包，空中飛舞着軍衣，毛衣，絨衣，褲子，毯子……英文字典，手抄詩集，母，不屈的人們，鐵流……一堆火燃起了，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列寧選集，整風文獻，論黨……不住的各方面飛來。老百姓們搶拾着衣服，大籬小籬往家裏背，有位同志對一位大嫂說笑：「以後賣給我們的鞋子要便宜些啦！」

我一連輕了三次裝，也下去三次決心，最後把絨衣，和有紀念意義的字典也丟掉了，只餘一件襯衣，一條短褲，纏在腰上。原來七斤多，現在不夠二斤了。

「現在我們出發了！」指揮的同志喊叫着：「× 走頭，××接着××走，××接着××後面走……」

前面開始移動了。我們加入了這萬人以上的行列，像一條暴發的山洪，向封鎖線衝去。

三 衝出了包圍圈

中午，我們休息了很久，下午四點才出發，聽說這裏離鐵路却還有五十里。開始走得很快，太陽下山以後，我們是在一寸一寸的移動。天黑了，遠遠的傳來砲聲，想像到我們英勇的戰士又在上下衝殺了，勝利是一定的。

天空閃着星星，路隱約可辨，雖路二十步的人，誰會知道，路上正過着成萬的隊伍，命令，問答不停的從我們的口中低聲而準確的傳送着。有時突然由移動變為跑步。砲聲愈來愈响了，機關槍也在咯咯的叫，我們知道快到封鎖線了。

步槍的聲音也聽見了。黑夜中，有火花亂舞，機關槍的聲音緊張起來，前面突然傳來跑步的命令，跟着就一個追一個的狂跑起來，跑下一條很長的石梯，路旁點着一支蠟燭，再跑一段平路，下個坎，鐵路就橫躺在那裏。路上有放哨的武裝同志。爬過鐵路，又是一個坎。子彈不斷在頭頂上呼呼的叫。我下了鐵路的坡，却沒有看見前面的人，正在着急，却見幾個戰士從我身邊往右邊走去，我就跟上去，接着後邊的同志也跟上了，一個戰士說：「你們是往左邊走的！」於是我才回頭向左邊走去。前面是一片秧田，同志們在深及膝蓋的泥潭裏爬行，右邊不遠就是我們的陣地。迫擊砲不快

不慢的發出，火星子在空中飛，吼聲震裂了每個人的心，前面的機關槍直往這裏掃射，槍口彈在我面前十來步遠爆炸，同志們應聲伏倒了身子，後面一位同志口裏喘不住的唸：「不要怕，都是我們自己打的槍！」

右邊兩三步遠，三個同志扶着一個同志，他在不醒的呻吟，斷斷續續的說：「你們去吧！讓我一個人慢慢走。」扶他的同志說：「沒關係，讓我們扶你走得快些。」

我的草鞋落在泥潭裡去了，來不及拔起來，打着赤足就往前面跑。前面是條小河，子彈打得更密更近，大家聽着號音近了，就更猛地向河衝去，回過了河，一直向號音跑去。那裏是幾間毀了的房子，屋裏點着一支臘燭，子彈還不斷的向屋頂打，王雲，陳大姐都在那裏指揮。我們在屋子前面集合，同志們一個個都跑來了，看見身子較瘦的老李跑來了，幾位女同志也先後到了，我們在砲聲中高興的叫起來。只有身子很弱的老余沒有到，我們都很擔心，以為他一定掛彩或犧牲了。在路上，聽說我們文工團掛了彩？於是老王馬上跑回去看，一會回來說，傷的同志中沒有文工團的。但是，我們一直擔心着老余。

天亮了，砲聲槍聲也慢慢地停下來，大家像一位疲憊的巨象，慢慢向前蠕動，後面時時傳來「走快！走快！」的話。雖然後方還有部隊沒有過來，但那時已沒有危險，殘敵已逃之夭夭了。

一個手上掛彩的戰士，從我們旁邊走，我們問他：「同志！你的手是怎樣掛彩的？」

「是槍口彈的破片打着的。我本來不願下來的，排長硬要把我們拉下來」。他抱怨的說。

「這個勝仗是怎樣打的？」我問他。「敵人的兩營守住兩個山頭的碉堡，黑地裡，我們×營向兩個碉堡摸上去，敵人一點不統得，又玩弄他上了左邊那碉堡的屋頂，開始就是幾個手榴彈，裡面那些傢伙正在睡覺，還來不及還擊。外面已經好了，除了一部份頑固的傢伙跑了以外，六十多個放下了武器，當時就把那座碉堡燬了。右邊那個碉堡也被我們重重包圍了，他們在裏面完全不敢動。」他以平淡的語調講述，我正奇怪他為什麼對勝利似乎不大感到興趣，我又問他：「同志！你對這次的戰鬥怎樣？」「應當下命令把那個碉堡都攻下來，多繳些槍，多捉些俘虜。」他堅定的說。「這次戰鬥的任務是在掩護大隊過封鎖綫，戰鬥時間拖長了是於我們不利的！」我跟他解釋。

談着，我們又走了好遠路，路旁立着一塊大木板，上面貼着捷報：「昨晚，我軍×旅×營在英勇戰鬥中，澈底摧毀了敵人的主力，打破了反動軍閥的封鎖綫，戰鬥現已結束，據初步統計：計繳獲迫擊砲兩門，美式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七挺，步槍七十餘支，俘虜六十餘名，其他彈藥物品正清查中」

大家都高聲的朗誦。老王唸完之後譏笑地說：「可惜了呀！幾個月來佈置的心血。」老陳接過去說：「可惜的是老百姓血汗築成的三千多座碉堡，以後永遠成人民辱罵的資料。」

「這次老蔣可要大發雷霆了，包氣得幾天吃不下飯！看家狗們又要被申斥一翻了。」老王帶着很重的江蘇口音說：「雞蛋殼經不住碰！」大家哄然大笑，向前走去。不知是誰唱了一句「我們都

是神槍手，」大家都和了起來「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山坡上坐着一大堆穿黃軍服的，我們就遠遠的拍手叫了：「歡迎！歡迎你們放下了武器，歡迎你們參加到我們裡面來，一同打倒反動派！」

宿營了，這時才發現每個人身上都沾泥。見了認識的人，好像幾年不見面的朋友一樣。特別親熱。我們在打谷場上，七橫八倒的睡下來。吃飯的時候，才看見老余從前面回來。我們都擁上前去把他抬起來。「這傢伙真是使我們狠心死啦！」「哎呀！我跑到前面找你們去啦！」「好！慶祝！慶祝，慶祝我們偉大的、勝利的突圍！」

四 轉戰在豫鄂陝

「紅軍又來了！」

衝出了鐵路包圍圈以後，在湖北棗陽與河南鄧縣之間，是一片大平原。我們的部隊分路沿着大道前進。東一路，西一路，走得整齊，大家互相監督，不踏青苗地，莊稼三四尺高了，這是人民的血汗，誰會不愛護呢？在路旁，在村口，男男女女，許多老百姓，送來一大担一大担的開水。還有西瓜，小瓜……賣的時候總是不肯要錢。可是，公買公賣，是八路軍的紀律。老百姓紛紛傳說：「紅軍又來了！」原來以前紅四方面軍到過這裡的。他們扶老携幼的都來看紅軍。聽說蔣軍吃了敗仗，有的老人還向我們拱手慶祝。他們說：「他簡直是做夢！八路軍新四軍四通八達的，還能給他消滅？」他們過去把偽軍叫做「偽洋人」，可是，現在他們說：「老蔣這小洋人比老汪這偽洋人還要狠毒；我們更受不了！」

那時候，蔣軍還是追來。天天出動幾十架或一百來架飛機。有一次遠遠的聽得見猛烈的轟炸，後來從俘虜的口中才知道，原來是炸了他們自己人——第三師，死傷了三四百人。我們不但沒有遭

受損失，炸死很多魚，吃到鮮魚。戰士們高興的說：「這些空軍不是賢賊，一定是反戰英雄，劉善本的朋友，來慰勞我們哩！」

神速渡過唐河白河

前面橫着兩條大河：唐河，白河。水都很急，岸邊全是泥。當地老百姓自動開來許多船，很快地將我們一批批送過去。最使人感動的是，許多老婆婆，大嫂子也都緊張的撐船。水流那樣急，浪花濺得很高，水聲也很大，發着喊，拼命撐，一船一船把隊伍迅速送過去。

在岸邊，旅、團的首長，都在扶彩號上船，然後是婦女，然後是戰士。首長們不到最後就不肯上船！他們嘴裡不斷的叮嚀着：「坐穩！坐穩！婦女們坐中間！少坐些人！不要太擠了！當心！」於是，一船又離岸了，……當蔣軍追到唐河，我們的部隊早已過了白河。蔣軍追到白河，我們的部隊已經望不見了。

破紫荊關

荊紫關（豫陝邊）：兩邊連綿不斷的大山，中間一道大川，旁邊有汽車路。陰險狠毒的反動派，早已調兵遣將，在山上山下佈置好。滿山滿谷，那麼多，彷彿要用士兵的血和槍炮，來堵塞我

們的去路，王震將軍帶領部隊衝關。（李先念將軍在沖出了包圍圈後，已經帶領部隊從另一路打出去）。那天，霧氣很重，路很濕滑。馬繮不好過，飛奔山。

破關。戰鬥很殘酷！必要將一路上的障礙一一拿下，消滅了敵人，才能過去。山是多麼險峻呵！大石山，二三十里高。刺戟！刺戟。沒有，沒有。又下過大雨，滑得厲害。許多地方，都是黑石岩，開天闢地都沒有走過人。可是高懸着槍彈如雨，衝上去，殺過去了。一個排長走到最前面，爲了奪取陣地，他連衝四次，每次都奪得一挺機關槍。又被敵人的火力壓下來了；最後奪取了陣地，而勇敢的排長犧牲了！從早晨到下午，一直打到第二天黑。前面打開一條路，後面的隊伍就跟着衝殺過去了。

荒山裏

過了荆紫關，就進入了荒柏林。將軍還是追擊，夾擊堵襲……我們的隊伍白天走，夜裏也走，一面走，一面打。前衛那輛流彈衝路。後面，軍隊連連趕上我們的部隊的。

這期間，一連好多天陰雨，烏沉沉的。山裏霧氣怪而入。深山沒有民房，只要有一棵樹，躲着休息一會就滿好了。可是發生了兩次困難。第一，沒有鞋子穿了呀！赤腳在水裏泡，皮膚白了一厚層，又在沙石上走，皮膚起了無數的紅色的小水泡，像蜂窩一樣，腳走爛了！第二，吃不到東

西呀！偶然尋到一些包穀，紅薯，高粱，洋芋……真是好東西！包穀還沒有長上顆顆，剛吐紅綠，就連蕊子一齊嚼吃了。高粱桿子最好。紅薯還少。洋芋蛋蛋也不大。還有野柿子，沒有成熟，澀得要命，澀也吃。……日頭一出，可又晒得眼花，頭昏腦暈。又熱，又口渴！一遇到水，一遇到河，一遇倒水渠，哪怕是泥混水，人都擠滿了。個個人爬下去，喝得飽飽的，扛着槍，一口氣再往上衝。

大樹上的佈告

看得見山裏有些人家了。可是，老百姓早已被蔣軍趕走。隊伍餓壞了，依舊買不到東西吃。一路上，明明發現了許多藏糧食、藏蔬菜的窖，然而，每一個同志都懂得紀律。在路口，一棵大樹上，人人走過都可以看見，一張紅鉛筆寫的大佈告：本縱隊全體同志，務必遵守群眾紀律，真正作到秋毫無犯。違者槍斃！王震。

王震將軍對同志們說：「越困難的時候，越要強調紀律！」九旅的確是經得考驗的。一個戰士不小心，解手去打開了一個窖。急得趕找指導員，寫了一封信，塞進窖裡去，再把窖修好。好在老百姓是趕不完的，只要有村子的地方，我們的部隊總能找到幾個老鄉，買到些糧食。

三天三夜漫川關戰鬥

蔣介石多狠毒呀！我們的部隊退到荒山梢林，他還不甘心，又集中了胡宗南，孫震，劉峙等指揮的軍隊，共十七個師，十二萬人，追擊，重重包圍，非要消滅我們的部隊不可！

漫川關一帶，蔣軍佈滿了。到處是工事，地勢又險！爲了避免太大的損失，我們的部隊就繞路走。爬上這個山，滿是敵人，爬上那個山，又滿是敵人！這時，那一個山最高，就走那一個，那一條路狹小，就走那一條路。可是，走來，走去，打來打去，都是敵人。整整一天一夜，爬了很多高山，打到天柱山，還只前進了二十五里路。大家只在早上吃了半生半熟的麥子，吃不下的用水和着吞，熬到這時候，實在餓得不成了！就想找東西吃，然而這裡也有敵人！

打！打！打！天快亮時，把蔣軍衝垮了，一直衝到漫川關通到山陽的大路上。一鼓作氣，消滅了大路上的敵人。又透了一條大河又爬上山。又是敵人，又打……日頭落山，天又下起大雨來了。就在大雨前夜衝殺。一直打到第三天下午，還沒有衝出重圍。才施手術不久的顏團長，勉強爬過那幾多山，直熬三天。險透了土色，痛得時常昏過去。

到了三定縣附近，王震將軍站在高坡上，大聲喊道：一蔣介石這貴國賊，要我們死！我們是老百姓的軍隊，要老百姓過好光景，他就要消滅我們！我們的毛主席，總司令，雖然在延安，可是回

我們的電台天天聯絡，現在還領導着我們！我們消滅得了嗎？「衆人一聲吼：『消滅不了！』那洪大的聲音，簡直震動山谷。大家精神百倍，跟上王震將軍衝。衝到老溝口，兩傍山頭是蔣軍的機槍陣地，射下的子彈像雨點一樣密。我們的營長把衣服一脫，喊：『第七連，拿下這陣地！』手一指，一連人早跟着他飛快從那邊衝上右邊山頭！那兒的敵人意想不到，突然怔了一下，嚇得四散奔逃。蔣軍的機槍就都到了我們的手裏，槍口立刻對準左邊山頭的蔣軍打去。打得那樣準，那樣猛，他們打散了。我們的部隊，經過了三天三夜的衝殺，終於勝利的衝出了這一包圍。

俘虜們

在山陽到商縣的公路傍，我們的部隊在半山腰等蔣軍的隊伍在公路上過。天黑了，他們還沒有過完。我們的部隊就衝下去，正遇上他們的運輸隊，就說：『我們來挑，你歇歇吧！』便把担子挑上。一担担都是炮彈。蔣軍的運輸隊糊裏糊塗的跟上走，許多人還不知道已經當了俘虜，大家心裏暗笑。

我們對俘虜們好，俘虜們有許多跟着走的。比如，在平漢路俘虜的一大批蔣軍，本心都不願意打內戰，他們恨蔣介石，也不滿意他們的軍官，說：『這些都是喝墨水的細腿子。軍官學校出來的，他們跑也跑不得，一打仗便變成烏龜縮進殼裏去了；媽的×！光叫我們送死！』這些士兵，根

本不知道有過和平談判這回事，聽到的只是「消滅奸匪」。談到和平，他們說：「我們就不信老蔣這個狗娘養的會和平！」這些人，一到我們的隊伍裏，就都變成勇敢的了。有的今天才繳了槍，明天跟着就繳了別的槍。有個川軍矮個子，王震將軍看見他就笑着說：「哈！一看便知道你是個四川舅子！」他趕忙立正，敬禮，說：「報告司令我就是個四川舅子，一二七師過來的！」王震將軍鼓勵他：「好好打，操心不要掉隊！」他又高興的立正，大說聲「是！」真的一直跟來了。

打開鎮安城

路過鎮安城，蔣軍再怎麼兇惡，我們的部隊還是把城打開了。前衛部隊住了一夜。第二天後衛隊也到了，在路上，剛好遇見了許多釋放了犯人——他們都提被冤枉的好人，給地主豪紳和鄉保甲長所迫害的。他們感激的道謝，個別的還參加了我們的隊伍。後衛部隊一進城，就有老百姓在大街小巷裏敲鑼，喊道：「今天淮城來的還是八路軍，大家不用怕，該幹啥還是幹啥，各家各戶都安心啊！」噹！噹！……夜裡有些老百姓偷偷的送來東西，說：「實在苦不成了，就盼你們來呀！」可是，反動派更大規模的調兵遣將，我們的部隊也僅是過路，第三天，只好出發了。

在敵人側邊宿營

果然，蔣軍的增援部隊到了，又是前堵，後追，側擊……

我們的部隊搶過了石泉、寧陝之間的公路，天已經黑透。是陰曆下半月。雨又下得很大。真是伸手不見五指。許多同志說：「她媽的！一輩子沒見過這麼黑的夜！」一上山，路更滑，險得很，慢慢兒換，還是換不上。王震將軍派人偷偷的到公路上去，找到一個老百姓問路。老百姓說：「啊呀！上山要走上十里路才有村子呢！」這可怎麼辦！前進吧，不行，後退呢，公路上又有那麼多的敵人！王震將軍考慮了一下，不讓我們睡覺！我們就在公路上宿營！」他問了那老鄉，哪些村子有敵人，哪些村子沒有敵人，就指揮部隊退回來，悄悄地摸進沒有敵人的村裏去，就在敵人附近，住了好幾天。敵人的金沒有想到，這樣危險的地方。我們部隊住，第二天，鄰近村莊的敵軍進來了，王震將軍伸着三個指頭對同志們說：「秘密！迅速！決心！」又說：「在一定的條件下，最危險的地方最不危險！」

撕了褲子擦槍

戰士們的槍，濕了，泥住了。打槍就打不叫！王震將軍說：「快擦槍！」可是拿什麼東西來擦呢？沒有布的，就從褲腿上撕了一塊。有一個戰士可糟了！他在路上沒有布打草鞋，把褲腿截短了。後來又打了一雙，褲腿就完了。哈呀！不能再撕啦！可是，不擦槍就打不叫。王震將軍的命令是：快擦槍！這戰士毫不遲疑的，把「褲衩」撕了開來；一面擦槍，一面還唱「張飛赤膊戰馬超」

！一會，大家都把槍擦淨了……蔣軍追來了，我們的部隊剛過大牛嶺，正下山。敵人問一個老鄉：「共產軍下去沒有？」老鄉說：「下去了。」敵人就上山。不料在山頭上埋伏了一個連，擦淨的槍「不見！不見！」的打，手榴彈「轟！轟！」的炸，把敵人打得稀里嘩啦，消滅了兩個營。我們的戰士却不忍心去剝死了的蔣軍的衣褲。連那個穿破衣褲的戰士也一樣。直到晚上，同志們才給他「調劑」了一塊布，補上了，這一連人，後來都得了獎。

無人區

我們的部隊開進了華陽鎮，準備休息一天。可是，上午十點多鐘，又打响了。我們的部隊全部上了山，那山又高又大，是個無人區。滿是古老的大樹，枝葉密密的，走在裏面，完全看不見太陽。有些地方，地上很多蚯蚓，堆了三寸厚。整整三天兩夜，在這無人區裏，找不到一點東西吃（從華陽帶的乾糧不夠啊！）大家又餓又乏！瞌睡呀！瞌睡……夜裏，就在樹裏露營，遠遠近近，燒起了一大堆一大堆熊熊的野火，大家靠着火，找草厚的地方，擠在一起睡一會。放哨的同志們，遠遠的，望得見王震將軍等幾位首長，坐在火堆前，正在看地圖，研究這次突圍的路綫……。

五 最後一關

八月廿八日的出發命令，我們營的行軍次序被列到八團和旅直屬隊的中間。這意味着前進路上的形勢是嚴重的，從中原突圍北進以來，每當前面情況緊張的時候，我們的營就會預先被這樣安插或者臨時被調上來的。

然而，每個同志都清楚知道，今天是最後的一關了，只要通過了這一條西（安）蘭（州）公路，我們就能够和毛主席朱總司令派來接我們的兄弟部隊會師，就可以安然的進入陝甘寧邊區了。我們溫暖的革命的家鄉啊！我們離開你的懷抱和撫育快樂兩年了，我們像掛念親人一樣的懷念着你，從中原軍區就熱望着回到你溫暖的懷抱，今天你終於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多少天來我們死命的打破敵人的堵截追擊和空軍的掃射轟炸。我們在飢餓裡掙扎着戰鬥，有些日子我們全靠着山藥蛋（有時我們叫它爲「救命蛋」）南瓜，嫩苞穀穗，甚至苞穀桿來果腹。在最惡劣的陰雨裏，我們也得冒雨在泥濘裏行進，有幾個雨夜，我們行進在陝南的山地裏，我們真正咀嚼了艱苦的滋味，有些路簡直是爬過來的，滾過來的。在峭陡的山上，有些同志因爲偶而失慎，跌到溝壑裏去，無聲無息的離開了我們。……今天你才在我們面前透出了希望的曙光。有人叫喊着：「看呀遠處那些藍山，就是

陝甘寧邊區了！「是嗎？我看到它，死也甘心了！」幾個拐着棍子痛苦的疾走着的傷兵同志感激的應和着。

我們以高度興奮的心情沿着塬上一道橫貫西蘭公路的大路行進着，陰霾的天氣，細雨時落時息，爲了減少目標，就是下雨也禁止使用雨傘。人們向天氣請求着：「千萬不要下雨呀！你要下，等我們回到陝甘寧邊區以後好好下十天半個月！」天氣倒真爲我們留了面子，只是板着陰沉的面孔，催着我們快走。

中午以後，隊伍開始下山坡了。帶路的嚮導告訴我們：「下了這個坡翻過那架山，再前面那個山上就是汽車路了。」按時間說，我們完全可以按照原定計劃隱蔽休息，弄餐中飯吃（其實就是晚飯），再在夜間通過公路；但是情況却不允許這樣。當我們下完坡爬上另一架山時，追擊的敵人已從山下打起機關槍來了，前面公路上的高鎮敵人也開到兩個營來堵擊我們，而最嚴重的，還是前面公路上汽車還在頻頻不斷的繼續運輸着軍隊。看樣子，敵人已發現我們所要通過的路綫，而要在這裡最後一次的「殲滅」我們了。

我們像往日一樣習慣的餓着肚子繼續前進。汽車嗚叫的越來越聽得真了。在下山的地方，隊伍停止。王司令和郭旅長拿着望遠鏡向前面橫陳着西蘭公路的塬山仔細察視，然後命令八團爲左翼縱隊佔領前面塬上公路旁的村落和陣地，掩護全旅通過。我們的營轉爲前衛和旅直後衛爲左翼另取路

爬登對面山塬。隊伍剛剛開始走動，王司令和郭旅長使用憤怒的聲音向大家叫喊着：「這是最後一關了，我們拼死命也要打過去啊！」不一會，左翼縱隊，已激烈打響了。我們也加快了脚步，以最快的速度爬向對面的山坡。

隊伍剛到塬上，敵人運兵的汽車從東西疾駛來了。「往前傳，打汽車」的命令從王司令那裏高聲傳上來。槍响了，手榴彈響了，敵人的汽車停止了嗚叫。懦怯的敵人，既不敢衝，又不敢跑，只好下了汽車，仗着優勢的美國槍砲向着我們通過的道路，猛烈的轟擊，我們的營通過最後時，汽車路已被敵人封鎖得不能通過了。這時候，王司令徒步從後面跑上來，他戴着一頂陳舊的法國盔，許久沒有修剪過的鬍子長得又長又厚，他因為長時間的缺乏睡眠而浮紅的兩眼燃燒着極度的憤怒和仇恨，他咬牙切齒的高聲叫道：「娘賣×，蔣介石這個賣國賊，要消滅我們呀！我們要衝過去，衝呀！那裏打槍向那裏衝！」這時候已經有部隊向着有槍的地方衝過去，敵人的槍打得比較稀疏了。但公路兩旁的高梁葉子仍被打得嘩啦嘩啦的。以王司令自己爲首，行軍縱隊彎着腰飛快的躍進，和走遠了的前衛營挨上去。當公路兩端更多的運兵汽車隆隆的嗚呼的時候，我們已神速的涉渡了涇水，翻上另一座山，行進在和邊區八路軍會合的大道。公路上斷續的傳來機槍和大砲的聲音。我們中有人回頭罵着：「正月十五貼門神，晚了半個月啦！你現在運來兵，連老子的鷄巴都咬不到了！」

王震將軍訪問記

「中國人民武裝部隊是不可戰勝的！」王震同志在紙上是這樣寫着，然後開始與我們談話。這是九月廿九日深夜！他領導的部隊在人民無比熱烈的鼓樂、歡呼、敬酒、獻旗送禮、慰問等歡迎行列中到達延安的第三天。

這位將軍——戰士們親熱地稱他「王鬍子」的——到延安後把鬍子剃光了。更顯得精神百倍地，給我們談這次中原突圍的經過。雖然蔣介石以美械日械裝備的十個軍和十九個保安團，即六倍於我的兵力，配合着空軍，裝甲部隊，鐵甲火車，向我中原部隊發動圍殲（猛烈的戰鬥於六月廿六日開始）。但我軍在李先念將軍指揮下予進攻者以抗擊後，終於六月廿九日，卅日分路全部突出重圍。在戰鬥中繳獲了劉峙的命令：蔣介石企圖發動對各解放區大舉進攻前首先在中原創造一個殲滅我六萬人的「奇蹟」，然而，真正的奇蹟却是屬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的武裝！

他談到我軍勝利突圍後，蔣介石又增調四個軍企圖在豫鄂陝邊的荆紫關一帶消滅突圍部隊。從俘獲的蔣軍第九十軍郝參謀身上搜出的文件證明：蔣介石下令趙錫田部，如果不把李先念親率進入了被包圍於荆紫關狹小地區之一奸匪完全消滅，就要軍法從事。王震同志說：「我們把這個命令

在自己部隊中一宣佈，戰士們都憤恨地說：「看他消滅老子，還是老子消滅他！」結果，趙錫田的堵殲企圖完全失敗，我軍勝利轉移到陝南。

「蔣介石還下令趙錫田：懸賞活捉李先念，王震，和咱們的『女將』陳大姐（少敏）。還叫捉住伙伙馬伕都不要放，說咱們的樣子都和伙伙馬伕一樣的」，王震同志幽默的說：「後來，趙錫田自己反被劉伯承將軍的部隊活捉了！」

接着談到胡宗南等指揮六個師在陝南進剿堵擊，他們自己的部隊倒吃了苦頭；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開小差，傷亡……一起拖掉了他一半。王震同志繼續說：李先念和王樹聲將軍所領導的部隊，都由於人民的需要，就在鄂豫陝川廣大地區存在和勝利地發展；他自己所領導的一路就回到了陝甘寧邊區。

我們把搜集編寫的「中原突圍記」請王震同志看，他看了，嚴肅的面上微微地展開了笑容。有些在我們看來是不平常的故事，在他看來太平凡了，他親自拿起筆，在上面畫了又粗又大的雙槓。在補充了一些材料之後，他一再強調說：「把我的事情統統勾掉，突圍是戰士們的力量！我們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領導下的軍隊，戰士們都有為中國民族和人民底解放事業的無限忠心。這就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兩年走了八個省而勝利地回到邊區的原因。」又說：「我的信心就在於毛主席的主張，戰士們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老百姓對我們軍隊的同情與擁護！」

「我們代表人民的利益，走到那裏，就得到那裡的人民的擁護！」王震同志這樣的結束他的話，
「叫美國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蔣介石看吧。中國人民的武裝部隊是不可戰勝的!!!」